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止雨 孫大聖勸善施霖

大道幽深，如何消息，說破鬼神驚駭。挾藏宇宙，剖判玄光，真樂世間無賽。靈鷲峰前，寶珠拈出，明映五般光彩。照乾坤上下群生，知者壽同山海。卻說三藏師徒四眾別樵子，下了隱霧山，奔上大路。行經數日，忽見一座城池相近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看那前面城池，可是天竺國麼？」行者搖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如來處雖稱極樂，卻沒有城池，乃是一座大山，山中有樓臺殿閣，喚做靈山大雷音寺。就到了天竺國，也不是如來住處，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。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，到邊前方知明白。」

不一時至城外，三藏下馬，人到三層門裡，見那民事荒涼，街衢冷落。又到市口之間，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，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簷之下。他四眾順街行走，那些人更不遜避。豬八戒村愚，把長嘴掬一掬，叫道：「讓路，讓路。」那些人猛擡頭，看見模樣，一個個骨軟筋麻，跌跌蹣蹣，都道：「妖精來了，妖精來了！」謊得那簷下冠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：「那方來者？」三藏恐他們闖禍，一力當先，對眾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。路過寶方，一則不知地名，二則未落人家，才進城甚失迴避，望列公恕罪。」那官人卻才施禮道：「此處乃天竺外郡，地名鳳仙郡。連年乾旱，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，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。」行者聞言道：「你的榜文何在？」眾官道：「榜文在此，適間才打掃廊簷，還未張掛。」行者道：「拿來我看看。」眾官即將榜文展開，掛在簷下。行者四眾上前同看。榜上寫著：

大天竺國鳳仙郡郡侯上官，為榜聘明師，招求大法事：茲因郡土寬弘，軍民殷實，連年亢旱，累歲乾荒，民田菑而軍地薄，河道淺而溝澮空。井中無水，泉底無津。富室聊以全生，窮民難以活命。斗粟百金之價，束薪五兩之資。□歲女易米三升，五歲男隨人帶去。城中懼法，典衣當物以存身；鄉下欺公，打劫吃人而顧命。為此出給榜文，仰望□方賢哲，禱雨救民。恩當重報，願以千金奉謝，決不虛言。須至榜者。

行者看罷，對眾官道：「郡侯上官何也？」眾官道：「上官乃是姓，此我郡侯之姓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此姓卻少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不曾讀書。《百家姓》後有一句『上官歐陽』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們，且休閑講。那個會求雨，與他求一場甘雨，以濟民瘼，此乃萬善之事；如不會，就行，莫誤了走路。」行者道：「祈雨有甚難事？我老孫翻江攪海、換斗移星，踢天弄井、吐霧噴雲，擔山趕月、喚雨呼風；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要子的勾當？為何稀罕？」

眾官聽說，著兩個急去郡中報道：「老爺，萬千之喜至也。」那郡侯正焚香默祝，聽得報聲喜至，即問：「何喜？」那官道：「今日領榜，方至市口張掛，即有四個和尚，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求經者，見榜即道能祈甘雨，特來報知。」

那郡侯即整衣步行，不用轎馬多人，逕至市口，以禮敦請。忽有人報道：「郡侯老爺來了。」眾人閃過。那郡侯一見唐僧，不怕他徒弟醜惡，當街心倒身下拜道：「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，熏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。望師大捨慈悲，運神功，拔濟拔濟。」三藏答禮道：「此間不是講話處，待貧僧到那寺觀，卻好行事。」郡侯道：「老師同到小衙，自有潔淨之處。」

師徒們遂牽馬挑擔，逕至府中，一一相見。郡侯即命看茶擺齋，少頃齋至。那八戒放量吞餐，如同餓虎。說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膽戰，一往一來，添湯添飯，就如走馬燈兒一般，剛剛供上，直吃得飽滿方休。齋畢，唐僧謝了齋，卻問：「郡侯大人，貴處乾旱幾時了？」郡侯道：

「敝地大邦天竺國，風仙外郡吾司牧。
一連三載遇乾荒，草子不生絕五穀。
大小人家買賣難，□門九戶俱啼哭。
三停餓死二停人，一停還似風中燭。
下官出榜遍求賢，幸遇真僧來我國。
若施寸雨濟黎民，願奉千金酬厚德！」

行者聽說，滿面喜生，呵呵的笑道：「莫說，莫說。若說千金為謝，半點甘雨全無；但論積功累德，老孫送你一場大雨。」那郡侯原來□分清正賢良，愛民心重，即請行者上坐，低頭下拜道：「老師果捨慈悲，下官必不敢悖德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莫講話，請起。但煩你好生看著我師父，等老孫行事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，怎麼行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和八戒過來，就在他這堂下隨著我做個羽翼，等老孫喚龍來行雨。」八戒、沙僧謹依使令，三個人都在堂下。郡侯焚香禮拜。三藏坐著念經。

行者念動真言，誦動咒語，即時見正東上一朵烏雲，漸漸落至堂前，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。那敖廣收了雲腳，化作人形，走向前，對行者躬身施禮道：「大聖喚小龍來，那方使用？」行者道：「請起。累你遠來，別無甚事。此間乃鳳仙郡，連年乾旱，問你如何不來下雨？」老龍道：「啟上大聖得知：我雖能行雨，乃上天遣用之輩。上天不差，豈敢擅自來此行雨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因路過此方，見久旱民苦，特著你來此施雨求濟，如何推託？」龍王道：「豈敢推託？但大聖念真言呼喚，不敢不來。一則未奉上天御旨，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，怎麼動得雨部？大聖既有拔濟之心，容小龍回海點兵，煩大聖到天堂奏准，請一道降雨的聖旨，請水官放出龍來，我卻好照旨意數目下雨。」

行者見他說出理來，只得發放老龍回海。他即跳出罡斗，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。唐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為之，切莫打誑語。」行者即吩咐八戒、沙僧：「保著師父，我上天宮去也。」好大聖，說聲去，寂然不見。那郡侯膽戰心驚道：「孫老爺那裡去了？」八戒笑道：「駕雲上天去了。」郡侯□分恭敬，傳出飛報，教滿城大街小巷，不拘公卿士庶、軍民人等，家家供養龍王牌位，門設清水缸，缸插楊柳枝，侍奉香火，拜天不題。

卻說行者一駕筋斗雲，逕到西天門外，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、力士上前迎接道：「大聖，取經之事完乎？」行者道：「也差不遠矣。今行至天竺國界，有一外郡，名鳳仙郡。彼處三年不雨，民甚艱苦，老孫欲祈雨拯救。呼得龍王到彼，他言無旨，不敢私自為之，特來朝見玉帝請旨。」天王道：「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。我向時間得說：那郡侯撒潑，冒犯天地，上帝見罪，立有米山、麵山、黃金大鎖，直等此三事倒斷，才該下雨。」行者不知此意是何，要見玉帝。天王不敢攔阻，讓他進去。逕至通明殿外，又見四大天師迎道：「大聖到此何幹？」行者道：「因保唐僧，路至天竺國界，鳳仙郡無雨，郡侯召師祈雨。老孫呼得龍王，意命降雨，他說未奉玉帝旨意，不敢擅行，特來求旨，以甦民困。」四大天師道：「那方不該下雨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該與不該，煩為引奏引奏，看老孫的人情何如。」葛仙翁道：「俗語云：『蒼蠅包網兒——好大面皮。』」許旌陽道：「不要亂談，且只帶他進去。」

丘洪濟、張道陵與葛、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，啟奏道：「萬歲，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，欲與求雨，特來請旨。」玉帝道：「那廝三年前□二月二□五日，朕出行監觀萬天，浮遊三界。駕至他方，見那上官正不仁，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，口出穢言，造有冒犯之罪，朕即立以三事，在於披香殿內。汝等引孫悟空去看：若三事倒斷，即降旨與他；如不倒斷，且休管閑事。」

四大天師即引行者至披香殿裡看時，見有一座米山，約有□丈高下；一座麵山，約有□丈高下。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，在那裡緊一嘴，慢一嘴，賺那米吃。麵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，在那裡長一舌，短一舌，銜那麵吃。左邊懸一座鐵架子，架上掛一把金鎖，約有一尺三四寸長短，鎖挺有指頭粗細，下面有一盞明燈，燈焰兒燎著那鎖挺。行者不知其意，回頭問天師曰：「此何意也？」天師道：「那廝觸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事，直等雞賺了米盡，狗銜得麵盡，燈焰燎斷鎖挺，那方才該下雨哩。」

行者聞言，大驚失色，再不敢啟奏，走出殿，滿面含羞。四大天師笑道：「大聖不必煩惱，這事只宜作善可解。若有一念善慈，驚動上天，那米、麵山即時就倒，鎖挺即時就斷。你去勸他歸善，福自來矣。」行者依言，不上靈霄辭玉帝，徑來下界復凡夫。須

與，到西天門，又見護國天王。王王道：「請旨如何？」行者將米山、麵山、金鎖之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果依你言，不肯傳旨。適間天師送我，教勸那斯歸善，即福原也。」遂相別，降雲下界。

那郡侯同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、大小官員人等接著，都簇簇攢攢來問。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：「只因你這斯三年前二月二日五日冒犯了天地，致令黎民有難，如今不肯降雨。」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：「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把那齋天的素供，怎麼推倒喂狗？可實實說來。」那郡侯不敢隱瞞，道：「三年前二月二日五日，獻供齋天，在於本衙之內，因妻不賢，惡言相鬥，一時怒發無知，推倒供桌，潑了素饌，果是喚狗來吃了。這兩年憶念在心，神思恍惚，無處可以解釋。不知上天見罪，遺害黎民。今遇老師降臨，萬望明示，上界怎麼樣計較？」行者道：「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，見你將齋供喂狗，又口出穢言，玉帝即立三事記汝。」八戒問道：「是甚三事？」行者道：「披香殿立一座米山，約有百丈高下；一座麵山，約有二百丈高下。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，在那裡緊一嘴、慢一嘴的，嗛那米吃；麵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，在那裡長一舌、短一舌的，餵那麵吃。左邊又一座鐵架子，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，鎖挺兒有指頭粗細。下面有一盞明燈，燈焰兒燎著那鎖挺。直等那雞嗛米盡，狗餵麵盡，燈燎斷鎖挺，他這裡方才該下雨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哥哥肯帶我去，變出法身來，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，鎖挺弄斷了，管取下雨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莫胡說。此乃上天所設之計，你怎麼得見？」三藏道：「似這等說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難，不難。我臨行時，四天師曾對我言，但只作善可解。」那郡侯拜伏在地，哀告道：「但憑老師指教，下官一依依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若回心向善，趁早念佛看經，我還替你作為；汝若仍前不改，我亦不能解釋，不久天即誅之，性命不能保矣。」

那郡侯磕頭禮拜，誓願皈依。當時召請本處僧道，啟建道場，各各寫發文書，申奏三天。郡侯領眾拈香瞻拜，答天謝地，引罪自責。三藏也與他念經。一壁廂又出飛報，教城裡城外大家小戶，不論男女人等，都要燒香念佛。自此時，一片善聲盈耳。行者卻才歡喜，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，等老孫再與他去去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，果然受教，恭敬善慈，誠心念佛。我這去再奏玉帝，求些雨來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既要去，不必遲疑，且耽擱我們行路。必求雨一壇，庶成我們之正果也。」

好大聖，又縱雲頭，直至天門外，還遇著護國天王。王王道：「你今又來做甚？」行者道：「那郡侯已歸善矣。」天王亦喜。正說處，早見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書、僧家關牒，到天門外傳遞。那符使見了行者，施禮道：「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？」符使道：「直送至通明殿上，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。」行者道：「如此，你先行，我當隨後而去。」那符使入天門去了。護國天王道：「大聖，不消見玉帝了。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雷神，徑自聲雷掣電，還他就有兩下也。」

真個行者依言，入天門裡，不上靈霄殿求請旨意，轉雲步，徑往九天應元府，見那雷門使者、糾錄典者、廉訪典者都來迎著，施禮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見天尊。」三使者即為傳奏。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辰，整衣出迎。相見禮畢，行者道：「有一事特來奉求。」天尊道：「何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，見那乾旱之甚，已許他求雨，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。」天尊道：「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，立有三事，不知可該下雨哩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。玉帝著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，乃是米山、麵山、金鎖，只要三事倒斷，方該下雨。我愁難得倒斷，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眾作善，以為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庶幾可以回天心，解災難也。今已善念頓生，善聲盈耳。適間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，老孫因特造尊府，告借雷部官將相助相助。」天尊道：「既如此，差鄧、辛、張、陶，帥領閃電娘子，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聲雷。」

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，至於鳳仙境界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。只聽得唵嘛呢的雷聲，又見那淅瀝瀝的閃電。真個是：

電掣紫金蛇，雷轟群蟄聞。焚煌飛火光，霹靂崩山洞。列缺滿天明，震驚連地縱。紅鎊一閃發萌芽，萬里江山都撼動。

那鳳仙郡城裡城外，大小官員，軍民人等，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；今日見有雷聲電閃，一齊跪下，頭頂著香爐，有的手拈著柳枝，都念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這一聲善念，果然驚動上天。正是那古詩云：
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悉皆知。

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。

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，掣電轟雷於鳳仙郡，人人歸善。卻說那上界直符使者將僧、道兩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，四天師傳奏靈霄殿。玉帝見了道：「那斯們既有善念，看三事如何？」正說處，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：「所立米、麵山俱倒了，霎時間米、麵皆無，鎖挺亦斷。」奏未畢，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、城隍、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：「本郡郡主並滿城大小黎庶之家，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，禮佛敬天。今啟垂慈，普降甘雨，求濟黎民。」玉帝聞言大喜，即傳旨：「著風部、雲部、雨部各遵號令，去下方，按鳳仙郡界，即於今日今時，聲雷佈雲，降雨三尺零四二點。」時有四大天師奉旨，傳與各部隨時下界，各逞神威，一齊振作。

行者正與鄧、辛、張、陶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，只見眾神都到，合會一天。那其間風雲際會，甘雨滂沱。好雨：

漠漠濃雲，濛濛黑霧。雷車轟轟，閃電灼灼。滾滾狂風，淙淙驟雨。所謂一念回天，萬民滿望。全虧大聖施元運，萬里江山處處陰。好雨傾河倒海，蔽野迷空。簷前垂瀑布，窗外響玲瓏。萬戶千門人念佛，六街三市水流洪。東西河道條條滿，南北溪灣處處通。槁苗得潤，枯木回生。田疇麻麥盛，村堡荳糧升。客旅喜通販賣，農夫愛爾耘耕。從今黍稷多條暢，自然稼穡得豐登。風調雨順民安樂，海晏河清享太平。

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二點，眾神祇漸漸收回。孫大聖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四部眾神，且暫停雲從，待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。列位可撥開雲霧，各現真身，與這凡夫親眼看看，他才信心供奉也。」眾神聽說，只得都停在空中。

這行者按落雲頭，逕至郡裡，早見三藏、八戒、沙僧都來迎接；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。行者道：「且慢謝我。我已留住四部神祇，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，教他向後好來降雨。」郡侯隨傳飛報，召眾同酬，都一個個拈香朝拜。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，各現真身。四部者，乃雨部、雷部、雲部、風部。只見那：

龍王顯像，雷將舒身；雲童出現，風伯垂真。龍王顯像，銀鬚蒼貌世無雙；雷將舒身，鉤嘴威顏誠莫比。雲童出現，誰如玉面金冠；風伯垂真，曾似燥眉環眼。齊齊顯露青霄上，各各挨排現聖儀。鳳仙郡界人才信，頂禮拈香惡性回。今日仰朝天上將，洗心向善盡皈依。

眾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，人民拜之不已。孫行者又起在雲端，對眾作禮道：「有勞，有勞。請列位各歸本部。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家供養高真，遇時節醮謝。列位從此後，五日一風，一日一雨，還來拯救拯救。」眾神依言，各各轉部不題。

卻說大聖墜落雲頭，與三藏道：「事畢民安，可收拾走路矣。」那郡侯聞言，急忙行禮道：「孫老爺說那裡話。今此一場，乃無量無邊之恩德。下官這裡差人辦備小宴，奉答厚恩。仍買治民間田地，與老爺起建寺院，立老爺生祠，勒碑刻名，四時享祀。雖刻骨鏤心，難報萬一，怎麼就說走路的話？」三藏道：「大人之言雖當，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，不敢久住，一二日間，定走無疑。」那郡侯那裡肯放，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，起蓋祠宇。

次日，大開佳宴，請唐僧高坐，孫大聖與八戒、沙僧列坐。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，細吹細打，款待了一日。這場果是欣然。有詩為證：

田疇久旱逢甘雨，河道經商處處通。

深感神僧來郡界，多蒙大聖上天宮。

解除三事從前惡，一念皈依善果弘。

此後願如堯舜世，五風□雨萬年豐。

一日筵，二日宴；今日酬，明日謝。扳留將有半月，只等寺院生祠完備。一日，郡侯請四眾往觀。唐僧驚訝道：「功程浩大，何成之如此速耶？」郡侯道：「下官催趨人工，晝夜不息，急急命完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。」即時都到新寺，見那殿閣巍峨，山門壯麗，俱稱贊不已。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。三藏道：「有，留名當喚做『甘霖普濟寺』。」郡侯稱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用金貼廣招僧眾，侍奉香火。殿左邊立起四眾生祠，每年四時祭祀；又起蓋雷神、龍神等廟，以答神功。看畢，即命趨行。

那一郡人民，知久留不住，各備殮儀，分文不受。因此，合郡官員人等，盛張鼓樂，大展旗幢，送有三□里遠近，猶不忍別，遂掩淚目送，直至望不見方回。這正是：

碩德神僧留普濟，齊天大聖廣施恩。

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